

虹山湖围湖记

□胡一平

安顺虹山湖又叫虹山水库,并非天成,是一个人工湖,位于安顺城区东北隅。水面并不十分宽阔,比不上那些一碧万顷、横无际涯的大湖泊,但亦有烟波浩渺之感,且湖岸蜿蜒曲折,湖岸有小山耸峙,林木茂密,其间杂以民居,环湖建有长廊,亭台楼阁,应景而造,自有一种那些大湖泊没有的秀丽婉约。随着时节推移,晴雨变换,景致又各有不同,可观“杨柳岸,晓风残月”,亦可看“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最妙处,这湖就在城内,抬脚可到,恰似安顺城中的一座巨型园林,最宜寻诗觅句、赏山玩水、早晚锻炼、啁啾谈情……是以人气很旺,是居民茶余饭后极佳的休闲胜境。

虹山湖因“飞虹山”得名。“飞虹山”在虹山湖岸尾,前人描述“飞虹山,势如长虹垂地,上有寺,相传明朝建文帝来往滇黔时,常住其上”。所盘桓地有悬崖名卧龙处,据云夏日无蝇蚋。“常听到老人们说,旧时安顺东门坡没有蚊子,可真神奇。”

安顺是喀斯特岩溶地貌,又位处高原,是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不太存得住水。天天下雨,并不觉得太涝,忽地出了几天太阳,就喊干旱。旧时水利设施不发达,农业“望天落雨”,全仰仗老天爷晴雨调匀,给碗饭吃。但事情往往不顺利,大旱大涝虽不常见,但“好在一,坏在几天”的事,却是常有。解放后,全国农村掀起兴修水利热潮。虹山水库始建于1958年,其功能

定位,是安顺城区上游防洪、灌溉、工业和生活用水的综合性蓄水工程。不过时过境迁,灌溉、工业用水的功能已经淡化,生活用水则已被自来水替代,但增加了一个旅游休闲的功能。

1958年1月,开始规划、勘测、设计;4月,开始修建。水库修建,广泛动员广大群众投工投劳,以弥补投入不足。除了固定上库的民工1200人外,全市居民、机关团体干部、部队、学校师生分别安排时间义务劳动,日夜奋战。同时,采取了合同包干的方法提高效率和质量,开展高产优质和红旗评比竞赛,一时间,工地上红旗招展,千军万马,歌声嘹亮,展示出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经过五个月的奋战,当年9月,建成了15.5米高的大坝及附属建筑。水面面积为50万平方米,可利用的水面40.4万平方米,总库容646万立方米,滞洪库容338万立方米。

但好事多磨,1959年6月底,连降大雨,洪水暴涨,大坝溢洪道陡坡砌石被冲毁,坝体局部垮塌。大水退后,8月,开始对大坝作维修加固,扩建了溢洪道,又加高大坝2米。其后又多次返修、加固,改建相应附属设施,直到1978年8月,整个工程才臻于完善,其建设标准,采用500年一遇洪水涉及,2000年一遇洪水校核,滞洪库容达455万立方米。1962年至1964年,又修建了总长约30公里的水渠,并对贯城河进行维修、改造,水库与水渠形成了可灌溉一万余亩的水利工程,覆盖了头铺、吴家

关、新哨等地。

到了1983年,安顺将虹山湖公园作为市级综合公园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启动建设,于1985年建成开放,开启了虹山湖作为市民休闲游览地的功能。新世纪以来,虹山湖又经过几次翻修和景观改造。2000年,虹山水库大坝除险加固。2006年至2009年完成了虹山湖环湖路建设,环湖路两旁绿化面积近4万多平方米,新建广场、公厕、垃圾转运站、码头等配套设施。2010年8月,为使虹山湖有“源头活水来”,改善水质,启动了“引千入虹”工程,凿渠将千峰河水引进虹山水库,据测每年有1533万立方米的水量。目前,这项工程已经接近尾声。2012年4月,虹山湖一期景观整治开始建设,装扮改造虹山湖公园、绿化等,新建木栈广场、水幕电影、亲水平台、观景亭、人工岛等设施,并着力打造虹山湖浪漫、温馨的虹山湖夜景。2013年8月,虹山湖一期景观整治工程完成,大受市民欢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人如织,不为寒暑晴雨改变。按照计划,二期景观整治也启动。

一座高原山城,能得水之妙曼婀娜的装点,这是很完美的。安顺城虽不大,但东有虹山湖,西有婆家坡水库、杨家桥水库,显得灵动十足。这其中,虹山湖占了地利之便,其秀美也居首位。对南来北往的游客而言,是不是也可说“不游虹山湖,便不算到安顺”呢?

纪黔中

知青杂忆(一)

□文龙生

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时代给了我机缘,让我走进了大山深处,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知青。真的是岁月如白驹过隙,不经意间近四十年了。

中国“上山下乡”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又接着发文件,首次提出“上山下乡”,随后团中央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个城市进行了动员青年插队下乡的试点。从五十年代到文革前夕,全国动员100多万人到农村插队落户,这一时期,曾经涌现出邢燕子、侯隽等知青典型。据我所知,安顺最早的知青,是市二小的罗梅梅老师。她受报纸、电影纪录片等宣传影响,萌发了学邢燕子、侯隽的念头,向学校写了申请,1964年下乡到安顺县宁谷公社,成为安顺第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

当然,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的“上山下乡”运动,则是在文革期间。1968年12月22日,报纸刊登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伟大号召,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仅两个多月,就有近160万人下乡插队落户,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达1700万人。所以,有人将1968年以前称为“前知青时期”,将1968年到1979年称为“知青时期”,是有道理的。

同全国一样,1974年初,安顺又掀起了几年罕见的“上山下乡”高潮,大批中学毕业生扎堆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年还有地区一中的老师和73届高中毕业生在老大十字贴出醒目的“志愿书”,一个说要到农村去,不领工资领工分,同知青一道同吃同住同劳动;一个说要扎根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那坚定豪迈煽情的语言,一时成为人们争相目睹、有口传诵的大新闻,不管是政策因素还是无可奈何,那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最多。

说实话,我那年不敢当知青,因为兄弟姐妹多,家庭挺困难,特别父母平头百姓,无甚背景。上山下乡运动,官方敲锣打鼓为你热闹一阵,以后的命运谁管啊?暗誓“决不下乡,打烂仗(没有工作,靠做小工谋生)也要呆在城市”。

但是,在那特别“讲政治”的年代,我等这种思想是不对路的,事实也如此。不上山下乡,就没有出路,招工不要,当兵不要,上大学不要,久而久之,你将成为社会“多余人”,别说什么前途,生计也成问题。那年月,做生意是“投机倒把”,违法之事;经济社会不发展,连卖苦力干脏活都难。

熬不下去了,只有收回“誓言”,规规矩矩去办手续,上山下乡当知青。可这一年的政策变了,不是任你选址,而是由父母单位“包办”,联系落户地点。父亲在地区百货公司,属商业系统,我也就被分到紫云自治县猫营公社松茂大队。这地方边远偏僻,两年多的酸甜苦辣,那是后话了。

1975年的夏天,40多名知青和亲属,乘着十多台“解放牌”风车到了猫营,正是午饭时间。公社已安排就餐,每个知青发一张饭票,凭票领一个盆打菜,旁边放着大瓢子,饭随便吃。送我的亲友30多人,一盆菜不够啊。有人急中生智,从行李上拿出两个洗脸盆,充“菜盆”打菜,应急了那顿饭。“你有政策,我有对策”,好在当时的主人也不太在意,更无“严格监视”黑面孔。

当知青“落地”的第一个见面礼,是公社书记的讲话,严格意义上讲是“训话”。知青及亲属等近百人,坐在公社简陋的会场里,由公社书记发话。他40多岁,个子不高,衣着朴素,慈眉善目,但讲起话来有板有眼,声如洪钟。记得有番话十分经典:“你们这些知青,是响应毛主席老人家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要好好劳动锻炼,将来就有机会推荐当兵当工人上大学。否则的话,你父母当什么官,来讲什么情,都不行。要来送礼的话,白天送来就白吃,晚上送来就黑吃。”这几句话,震得会场一片鸦雀,有的知青心里顿然发毛。后来才知道沈书记并未读过什么书,但说话干干脆脆,在当地颇有人缘和威信。确实,有的基层干部文化不高,但讲起话来,侃侃而谈,口若悬河,言之有理,逻辑性强,生动风趣,让人不得不佩服,比起哼哼哈哈、官腔十足、装腔作势、言之无物的一些官员,可谓天差地远了。文凭与水平,品位与品味,很多时候不是一回事,甚至背离。哎,这现象由来已久。

那时候,公社书记在广大知青心目中,位高权重,想接近又怕接近更怕得罪。有一阵子,沈书记到安顺开会或办事,都是“悄悄进城”,因为许多知青及家长闻听后,四处打听,以请他进家当座上宾为荣为幸。当时猫营公社近百个知青,那情景不言而喻。

有意思的是,那天沈书记“训话”后,同在一个大队的知青问我:这个沈书记太会讲了,沈书记是不是省委书记?哦,原来,他将“沈”当成了“省委”的“省”。真是含泪的笑,让人笑不出声来。“知青”顾名思义,有知识的青年!可是,文革期间,“读书无用论”,将这些人折磨得如此无知,这就是最好的“立此存照”。

往黔中

周伯操的那些事

□草田八

1918年,日本明治大学,迎来了一个名叫周伯操的安顺人,他专攻法学和地方自治。此时周伯操已经30岁,对一个留学生来说,不得不说不说年龄是大了些。

这一年,日本涌进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其原因是,美国、英国政府率先决定退还庚子赔款,资助中国人赴美、英留学,给日本政府造成很大压力。1918年6月,日本外务省颁布了《改善中国留日学生状况案》,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在该案中,外务省提出:尽力招募优秀的中国学生;废除歧视性待遇;使中国人获得留学日本的实效;采用中方取名而日方拥有实权的合作办学形式;官方与民间共同努力推进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事业。可以说,当时的日本留学生政策给了周伯操出国求学的机会。

明治大学是日本著名私立大学,尤其以文科中的法学和商学最为有名。周伯操出生在中国偏远的贵州安顺山城,从小他在安顺一家私塾上学,后来考上通省公立中学及优级师范学校。

安顺信息传播渠道狭窄,人们思想封闭落后,能考进日本的私立大学相当不易。因此,周伯操每天黎明即起,惜时如金,刻苦攻读,手不释卷,常常通宵达旦,珍惜在日本留学的每一分钟。在留学生中他常常对那些年龄小的同学说:“夏禹惜分阴,陶潜惜寸阴,我辈应惜秒矣,时不我待。”

在日本,周伯操感受最深的是日本的图书馆和教育制度。

闲暇时间周伯操就到图书馆。他每每惊讶日本的图书馆,因为他看到,不管任何人,不管你住在哪里,来自什么国家,只要你拥有一张有效的证件,就可在公用图书馆办理借书证。

日本的图书馆借书证只是把书借出时才用,如果不借书,进馆看书畅通无阻,绝没有人拦你不让进。周伯操发誓,回到安顺后,一定要建一个这样的公共图书馆。

在日本,周伯操感受到日本人办教育之普及,日本人“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他看到日本人利用寺子屋旧舍、普通民宅,因地制宜、因人施教,办起各种形式的小学。“百年树人”,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大厦的基石,日本人办教育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1923年,周伯操回到安顺,立志办好安顺教育。在安顺,女性往往没有接受普通中学教育的机会,安顺也没有一个女教师,大富人家女子读书,多在家中读私塾,多念三字经、女儿经等。在日本时,他看到日本人用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从少儿时期起就武装国民的头脑,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资本,发展国家后劲。

安顺县女子中学,应该说,周伯操是第二任校长,第一任校长刘伯炬当了一年校长,因无校舍而艰难办学,教室狭窄,光线不足而阴暗,办公室缺少、操场狭小,最终离去。于是,周伯操写了《创建安顺县立女中落成报告书》,规划了办学之规模、经费、设备等等,希望得到社会帮助。在当地士绅的帮助下,建成了教室6间,厕所三个,填平操场三个,整理旧房15间作为办公室,购置300余银元的图书和仪器药品等等。

后来的安顺县女子中学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服务社会的青年女子。学生胡坚、秦元明皆考入西南联大,成为安顺近代教育界的先驱。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伯操深受日本大兴“学校、图书馆”教育的启发,在回国担任一阵政府官员后辞职回归故里,决心创建“安顺图书馆”,使公众受益公共图书馆。

1929年,周伯操发起了兴建安顺图书馆的爱心募捐活动。短时间内,安顺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赞助,最终,光募捐名册上就记录有3200余人,捐款金额达3万多银元,捐物中有图书、桌椅、设备等。

筹建之初,由于时局非常动荡,周伯操苦无地址修建。黔军旅长彭汉章遗孀毛咏霓夫人捐献其家原购普定县衙署旧址地基,供修建图书馆使用。

彭汉章,号仲文,1890年生,四川省潼川府三台县人,民国军事将领,是民国著名黔军将领,北伐名将,曾任贵州省省长、北伐时期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军长,后因与军阀之间矛盾激化被借故处决于汉口。

1930年,安顺图书馆新建馆舍落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是贵州省最早第一家实行对外开放服务的公共图书馆,馆舍建筑采用日本图书馆的图式,呈工字形,馆舍总面积为560平方米,成为当时安顺名噪一时的新建筑。

1945年,山东人薛绍铭访安顺时在他的《黔滇川旅行记》中写道:“县立图书馆,高超清雅,图书馆有书籍千余种,报纸杂志各十数份,在贵州全省中,此为独一无二之大图书馆。”

图书馆藏书体系亦具有相当规模,藏有《万有文库》、《丛书集成》等古籍及其他西学、新学等方面的图书,周伯操先后担任第一任馆长,当时他已年过半百,但却以体弱多病之躯,不辞劳苦,奔走议、劝募捐赠,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安顺人



副刊

摄影

□邓广顺 摄

爆米花

□彭全贵



在农村长大的孩子,都有些难忘的经历。其中,母亲为我爆米花的事,至今萦绕心头、不能忘怀。

二十多年前,物质生活十分贫乏。玩的不说,吃的东西非常少,零食是少之又少。除了小商店里卖的那甜甜的水果糖和薄脆外,就只有那细嚼慢咽的爆米花。

我九岁那年,秋收以后,粮食晾干了,堆放在家里。一天中午饭后,母亲突然对我说:“来,我用老鼠玉米爆香脆的米花给你吃。”说着从黄灿灿的玉米堆里抽出两个像玉米似的东西,但我从未见过;问母亲是从哪里来的?母亲说去年带三哥到城里医生家看病时看见,问医生说是老鼠玉米,云南带来的新品种,爆米花很好吃的。母亲就要了几个回来,今年撒在玉米地里,秋天就收成了。

我站在一旁看着,火是燃着的。母亲拿一只铁锅放在火上,放一些油,一会儿油就烧开了。这时,母亲把玉米倒进锅里,刹那间,玉米就像鞭炮,噼里啪啦,争先恐后炸开了。为防止玉米跳出锅外,母亲拿一只锅盖盖在锅上。也许油太烫,在罩上锅盖时,忽然,只听“咣”的一声,只见一粒玉米飞到母亲脸上,像一粒子弹,射中母亲的左眼。好像烫着,母亲急忙用手揉眼睛,我见状忙拿毛巾给母亲擦眼睛。也也许伤得太重,母亲左眼顿时变得红肿、布满血丝,闪着晶莹的泪花。不知是母子连心,还是我泪囊太浅,脑海里涌现一股热流,眼睛就湿润了。我说道:“妈,不爆了,把你眼睛都烫坏了。”“没什么,做事不能半途而废。再说,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忍忍就过去了。”这时我发现:母亲穿着褪了色的蓝布长衫,瘦而黄的脸上,不到五十岁便有了几条深深的皱纹,围绕黑纱巾的头,两鬓已有许多白发。

一会儿,玉米的爆炸声没有了。母亲揭开锅盖。我一看:白花花的一片。唾沫味留地冒着热气。像无数的珍珠开了花,似黑夜的星光灿烂,如美人身上的钻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十分诱人!这时,锅里溢出一股浓烈而独特的味道,使我有种馋涎欲滴的感觉。母亲洒上一点盐,搅和一下,倒放在碗里。一股玉米的纯香扑鼻、沁人心脾。我情不自禁用筷子夹了几粒放入嘴里。一点油味,一点盐味,热热的、酥酥的、脆脆的、酥脆之至,回味无穷。使我整个食道神经异常兴奋,顿时心情格外舒畅,十分惬意!感觉比以往的爆米花要美味可口许多。

一会儿,热气散了些。母亲找来一本旧书,撕下一张旧书页,围成喇叭状,把玉米倒进里面,让我拿上。说道:“快去读书,不要迟到!”这时我看了母亲的眼睛:依然红肿,闪着晶莹的泪花,而且还异常地眨着,很显然,母亲是忍着疼痛为我爆米花的。

我们一家七个人。父亲整日在外工作奔忙,牵挂家里也只能是早出晚归,有时添置些吃的或用的物品,很少能帮上忙;大哥也在外工作,也很少能回来帮忙;大姐读了几年书就不想继续上学,可以帮着母亲。但毕竟年纪还小,母亲也不忍心让她干得太多。要完成一家人的农活家务,很多事情都是母亲一个人承担。只见她每天一个人披星戴月;挑水做饭、喂牲口、田地庄稼,忙碌不已,很晚才拖着沉重的身体睡下。有一次,我和两个哥哥读书放学回家,见母亲如此忙碌,于心不忍,就伸手帮忙。母亲却止住说道:“一心不可二用,你们的任务是专心读书,长大才能做个有用的人。”这时我深深地感到,母亲就像一只上紧发条的钟表,从早到晚,永不停息地转动着。她如此繁忙,疲惫不堪,还想着爆香脆美味的米花给我吃。她的爱,就像她那特别的眼神:温暖、细腻而深邃。这时,我的泪水不禁簌簌而下……

【注:陈法(1692—1766),字世垂,号圣泉、定斋。平坝白庄人氏,清初著名理学家,官至大名兵备道。康熙年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著作《易笺》进入《四库全书》。因其舅弟陈澄为乾隆年间进士,其子陈庆升为乾隆年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其孙陈若畴为嘉庆年间进士,为此,被誉为“一门四进士,父子两翰林。”】

(一)走进先儒故里
地灵人杰白庄,陈公美名壮家乡。
大易笺垂史册,江山万里射文光。

(二)陈氏故居
瓦屋小院且清幽,书香雅气传九州。
莫道黔中边陲地,金凤腾空世人讴。

(三)耕读家风
稻田蓬绿柳如燃,耕读家风薪火传。
江山代有才俊出,藏龙卧虎白云盘。

(四)雕像揭幕
天时地利人心畅,喜迎大儒回故乡。
朝夕相伴农家乐,细听村民话沧桑。

□邓克贤

窗诗